





原件短缺

P. 1

公冠 歐易永叔曾子

與迨夫

江右諸公



廊廟者則一 解春正

貞周文襄羅 舒文以

念菴李日 羅文係質有

卷之六 前

既以理學事功節義各臻
岌而載稽厥文炳如蔚如
於九章比治與卿官葉
燦不獨余德甫之
華之武略以周旋弇州歷

諸子間擅轂也啓禎之世
右名士蔚興方將合經
義為一涂海內翕然宗

解頤折角之企於時鍾
熊伯母先生實與臨汝滿江

建旆立幟乎其間如三垣麗
天方圓隨列象不相齟
尤遠於名理寔能合干
水之柔以為同乃滋厥
則

尊翁大司馬文直公舍章抱
負文武為憲所為天下道

者猶黃河之有龍門也

以高凝清絨之身挾匡

霞就序不河之氣著為文

言語與行事相伴顧惠車曹
倉強時：流播人間而

繁垂幽藝逸壤鮮能徧

以天下之士欽公德業或以
未盡見公著此為悵至晚年

立即之言尤多焚州海沙放
吟罕存副墨學者將恐大文
之不賁也此今日文直行書
之所為刻也余生也晚不及
踟躕負墻順下風以請益於

長者屬有天幸曩時伯甘先生來牧予邑定簾開而僊室暇因以得誦大司馬公之詩蓋自河梁歎下以至開寶之核靡不有六靡不似席乎左

執空同之衷而右拍弇山之肩者矣徐而覽其文章公必以兩漢為宗一出一入乎子長孟堅之概不屑踵空同儷弇山并不欲躋永叔子固之

俎嗚呼抑何獨立而不懼也
至其壯直栝拔晚掌樞機對
揚之篇沉幾獨決中心如丹
愷篤愾摯以異夫時之一悟
者閔々乎有風雨漂搖之恐

斧鐻破缺之象焉余每清夜
篝燈披卷流連或為潛寫出
涕曰嗟乎是周公之志也夫
蓋曹子桓曰文章經國之大
業竊上下千古而昧々思之

自董江為賈長沙劉中壘外
未見其所為經國也廼晚而
於大司馬親見之若第曆時
宰長興之與士阜民弭盜窻
奸迄今為循吏師垣中飭邊

備禁債帥性開豐天啟時留
考之消巨慙明庶獄崇禎時
之籌策大計及前後齒馬射
隼奮不顧身此以而有徵矣
顧不幸而丁時運之謬當其

鋒車特召持議云卷之上天
下方想望治平乃讒慝間之
及期而弒以

誼辟負臣期年間情陰視日
之所圖一旦廢之而不可復

拓良足嗟矣及夫十年之後
再起南樞孤負弘略半壁支
撐江漢恬波鐘簴不驚文武
豫附儻終任不移洛邑之祚
尚可為也何期月之間公之

功方成而公之身已退此詩
人所以痛者地哉江左王
雖見薦剡而推轂莫亟詩
江潭迨其皂帽漂泊行危節
和嘯咏一樓惟名理文章之

可徯斯邈世不見是而無悔
者乎譬諸秋馬沈寥萬里高
旻肅穆衆寶告成而康二有
實天下哉得食焉易曰修辭
立其誠此之謂矣抑公所為

書嘗多之曰明興一代其篳
路藍縷以啟山林一洗琴曠
之氣者金華之力為多蓋上
嘉宋文憲王忠文兩公也吳
子曰宋王兩公啟其盛而壯

公扶其衰皆有許國之忠正
國之誼焉若南北極之鍵乎
大圓也亦猶夫周公之詩以
周南始而以豳風之末什終
也夫豈近世一家言所敢重

某

順治庚子中秋日烏傷通家

子吳之器賜如頓首謹題



文直行書叙

南榮子行其

尊公壇石先生之書自為之

定而命余序之以為余逮事

先生久受知服教共所遭逢



是宜言先生者也。願余何能
為役。然亦欲有論於天下後
世。讀先生之書者。當明先生
之久也。而先生非今人矣。不
一隨流浪。而獨蘊持風。抑可

以謂之古大臣矣。夫從古之
為臣傳者。無不以大臣先名
臣也。雖李氏書頗諛。而此義
不移。惟于大臣中。首因時名
臣中。殿直節。則未免乖理耳。

前哲言寧為良臣毋為忠臣
此非主因時也蓋睠焉盛衰
而為是取舍若先生乃能兼
之臣傳之美者於循良取一
焉諷諫取一焉旬宣取一焉

節填取一焉帷幄樞機取一
焉儒行文學忠義清正莫不
取一焉昔在

神宗熙洽之世深居無為士
大夫可以優游養高持祿昌

言雖多當務特少

光廟嚮治日不暇給

熹廟彙征已而旁落則避事

遠害亦其日也迨於

先帝明作勵精而正衽襍陳

上下異向巧者為之轉換避

就以久于其位而亦未必有

其功名先生其初則獨塵網

縲其中則齒馬射隼其後則

皇三馬執行經猷我其夙夜

而已矣其陰陽人主之喜怒
與夫首尾貴大臣之所為而
為固結之術者必不出也遂
焉而祀天將墜一木猶支楚
騷誰求于九州洪範長賈於

箕子而先生之所謂立言者
亦既與其德功俱積矣夫先
生之人固不待言而傳是韓
魏公之莫大文章也而先生
之書不但以文而著則歐陽

公之專言政事也且世之為
文者重體古風即於兩漢有
韻即於三唐以是為體先生
亦何嘗不然而其實體無
定論不過曰古質而今綺古
淵而今露古重而今佻而椎
輪也而墨守乎彼其所以斤
斤或護已不能伎人過量簡
去逾嚴成就乃淺先生則多
學博通陶鑄驅使諸體之善

者無不體也無不體也而後
可以言體矣頗憶先生嘗為
余論近代名集于弇州曰門
目全于大泌曰材料具則其
所存為商齊而不廢者亦概
可知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
時變自古而及今即人文昉
是也然而文必儀古儀古而
後可以成今人則生今生今
而亦欲不忘古則古道無所

不為重焉于是南榮子曰我先君正誼之學必子也能竟傳之嗚呼正誼非所以為文也而安在非所以為文也文之本歸於道道之違起于官

程伯子亦曰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為己則無所不至矣而為人亦有能不能焉先生之仕也為人而固能為人也君子群而不黨小

人無朋君子獨有之二說者
先生蓋嘗衷而用之亦無非
為世道之故耳夫余未得平
業于先生也而當先生尚書
兵部時余屬為駕部先生良
教之見所呈奏草具故事則
怫或精思焉則喜又余慎舉
策言馬即馬先生以為乘黃
駟鐵渥注龍媒等語經史不
廢此猶是稱先道古之意他

日先生見余萬孝子誄辭及
葉寶持慈訓錄序遂重加擊
節謂之有作者風至今引躍
在焉未可忘也余推先生之
于文章亦由立教為人而不
為己儻所謂正誼是耶非耶
先生之易名曰文直而非虛
加之蓋其為文也亦已久矣
而其為直也則亦不渝矣其
身騎箕尾其書亦昭若星河

是乃南榮子所以善其述也
順治十七年上章困敦端六
日通家子黎元寬拜手題



文直行書弁日 卷之首

行書新刻叙 庚子年撰

吳之器 賜如

行書總刻叙 庚子年撰

黎元寬 左嚴

綠雪樓集叙 戊辰年撰

李維楨 本寧

綠雪樓集叙 甲子年撰

文翔鳳 太清

綠雪樓集叙 庚申年撰

沈演 叔敷

綠雪樓集叙 己未年撰

舒日敬 元直

青玉堂集叙 辛未年撰

劉定國 去非

華日樓集叙 丙子年撰

熊化 仲籠

英石館集叙

辛巳年撰

熊化 仲龍

行書述事

子人霖

凡例

計十六則

詩日

列十三卷

文日

列十七卷

附文直先生傳

章士鴻 凌九

綠雪樓集叙

李維楨

余往僑寓金陵讀今中丞熊公為給諫時論邊事
 拳拳遼左利害晰如指掌使早用其言寧有今日
 其它建白關君德國計劃切詳盡無不中窾賈誼
 晁錯劉向陸贄之儔也可十年而讀公綠雪樓集
 生平著述咸在焉歛衽擊節嘆服不能已已國家
 文章之運自弘正嘉隆迄乎萬曆初年軼兩京而
 上庶幾三代嗣是二三作者淪謝寢以衰微文章
 與氣運相關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學者

必折衷于孔子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修詞立其誠今爲文者探賸索隱或以僻事奇字雜取二氏言傲人以所不知如禁昧堯離必象胥重譯或可一言盡而連篇累牘雕績滿眼尋味其旨趣故平也覽者數乙莫能竟欠伸欲卧可謂達乎孔曾思孟與其門弟子問答當時亦尋常言語而筆之于書將以傳遠則必修飾潤色斐然成章故曰六經無文法夫文而皆法也俗儒妄以其膚淺之談爲語錄以方四書責前人吳楚僭王之罪何不以

鑑自照其學涉獵其功鹵莽信口任腕如醉者罵坐夢者吟嚙優者譚諧可謂修乎中丞公集篤而論之有四美焉家無儋石一擲百萬追視其藏其窘立見遼東白頭豕矜而爲異適足供人笑自點耳公總攬人物包括宇宙沛然有餘浩乎無窮則學之所儲富也多愛不忍司馬子長猶病書麓疥駝兩者交譏甚者點金成鐵大堪懊恨公含英咀華纂要鉤玄金必百鍊緇必七入駕必上駟玉必連城則識之所擇精也馘醜在頰則好在頰則醜

輪人爲輪轂以利轉輻以直指牙以固抱易之則
乖公因人因地因時緣情付物八珍八音各適其
宜六瑞六器各殊其製不相假借凌雜則體之所
裁當也胡寬營新豐得其似而未真優孟學孫叔
敖得其真而未化公不學一先生之言自我作古
而無一不合古人宛若天成無門戶階級可擬議
則思之所通神也美哉達矣修矣弘正嘉隆萬曆
初年諸先進可分路楊鑣卽層累而上兩京三代
其則不遠以文運之中興卜國運之無疆余所爲

歛衽擊節嘆服不能已已也舒廣文沈京兆二公
言語妙天下評公集總綱析目稱引備具又推其
政事勲業爲名世臣洵非虛美余第就文之大都
品題如此管中窺豹纔得一斑烏敢與二公齒也

綠雪樓集叙

文翔鳳

自予挾其道以游燕則見新聲繁作有欲吮獻吉代之者濟南王生獨定慶陽之位又十年挾其道以游吳則新聲益爛熳不可撲遏古道之寄者蠶斷矣獻吉一輩人庚獲罪於後生若以善詬爲品獨熊良孺先生筭弘德之集比於商齊所志且尚予以慶陽之再蛻亟與語欲偕拯一世之溺曰微子莫克還宮聲之舊其所持論以宮聲準五帝三代之遺音云漢盛於宮而衰於商六朝純羽唐之

李杜韓宮之再盛也宋不復宮汜元而純羽獨以
獻吉諸君子爲宮之元云一代之氣運蓋繫是能
子殆可與論禮樂以達於政者耶夫雅頌得所而
樂正作禮樂聖人之所嫌史稱三百五篇孔子皆
絃歌之樂蓋寓之詩援詩以正樂援春秋以正禮
故經六而削垂之者四非果有兩經之亡以待補
者詩亡而樂亡樂亡而世益莫知詩予非能審音
者也卽唐人之樂府已不可施之管絃如漢初之
郊祀房中予又安能命宮總四於千載無詩之後
以徵清商清角之悲辨宮聲之返不返耶然尚能
審其氣文章有生氣有半生半死之氣今新聲之
纖碎輕繁而愴以淫者調卽差池不可槩然皆半
生半死之氣其枯索而蘳落若近於澹者衰世之
音也聽之拼人婁斷其綺靡而滑蕩若近於致者
亂世之音也聽之拼人散嫚以詞爲詩故詩絕於
氣脆以詩爲文故文絕於氣能又試按所揚詡之
文聊摧一通諛浪以嬉則輒予之態裝括以蕪則
輒予之構雕摹以僵則輒予之體其於裂氣旬也

或示之以一氣混淪音節自叶之管將邁邁莫之顧拚之棘七者蓋百不獲一乎人心之氣日卽於愴淫滋其所以召亂興戎於不可解者也予爲此懼獨默拯之於氣毋特以生氣兩字爲命令詞府之璽書欲一洗纖碎輕繁之音以救政事病無倡予和之者得熊子而足若翹以鼎耳生氣者官聲之母也熊子之道叶於官者也蓋代之骨挺而天峻特翹眸於氣運之所總以文章徵禮樂以禮樂徵政事陰衡世之治亂所盱思大遐遑故其詩若

文之漢之唐厥體維肖漢斷自蘭臺令史而止唐斷自昌黎氏而止文弗甘拈一語柳者詩弗甘拈一語陶者若或傷之也曰吾嫌其流於商以漸於變羽或移之氣運其抗顏於此道如飛玉衡定四方之紀壁劍閣以嶄青天之躔從者位若踞而功駢鴈於先民矣蓋救時之材政事是顯不知其與文章相表裏天地之運氣尸之國家之運人心之氣尸之思古之客寔操氣運之權氣乘運聲傳氣思叶聲思雅以淫聲鴻以纖氣生以死運盛以衰

故文章之氣運卽國運其一隆一替惟文是準時
寤其故卽以徵天地之氣運其治亂之相配莫之
或左三百六十年而爲連聊數之入地之小運有
三百六十吾與若所閱之運在一百九十一運之
外矣運當午會之十三爲日星之再丙丙文象也
悉數之天地之大運有二千十五萬五千三百九
十二萬吾與若所閱之運涉二十一元而奇在七
千六百八十八運之外矣當離之初離文象也天
地氣運之盛蓋躬丁且教有三而周獨以文今文

王號文人周文公兼三代之禮樂故夏一運百有
餘商再運而不足周獨長亘運幾三歷七百餘歲
而逮騶孟六經蓋在次運之末矣周歷之不可卜
其六經之力擢氣以拓厥運耶漢一運有餘而中
圻居一運不足而未替宋未逮運之半而南徙其
文章隆殺之差卓可舉矣王勃氏一小技尚演李
唐千歲之曆蓋欲以文章之氣拓唐運而春蟲之
振賤綿不副然唐之蹶而中奮者李杜韓之氣直
足以鼓鑄郭裴輩耳宮氣之生維均然亦有升降

商齊所志之聲五帝三代之氣也漢聲卽有漢氣
唐與宋之聲卽有唐與宋之氣按天地之運則我
朝當如周獻吉旣以漢氣倡我儕其尚臺敵還六
經之舊乎其於國運不遐有佐有雅頌之聲則有
孔孟之氣因以有文王周公之運按躬丁天地丙
離之運則宜有續經者於今茲乎曾勤勤踐漢唐
人迹迹耶抑予說之尚未殫願有進蓋孔氏詘而
修雅頌非作雅頌者大雅之材三十七人大半出
周召手宮總四耶故禮定樂完鳳翔紫庭西申至

以充貢周之郊翩翩邕邕如也生氣洽耶咎繇謨
明光宅之代賡帝而歌至可叶后夔之曼拊宮總
四耶夔一足蓋善樂而不善禮之日歌而謨禮樂
蓋兼之煥乎其有文章以咎繇耶故鳳感而儀鳴
中律呂生氣洽耶予旣不自捫其力贊太微太元
之二易默持元化之柄者二十年熊子又志古爲
聖代之商齊驂王子與三驅雅頌可作諸其手且
姑舍是於慶陽矣律之以天地符瑞之占王好文
則鳳皇居之王好武則鳳皇去之近鳴鳥集大鬼

之墟生氣之洽如曩則修文之應四靈畜而樂作
五行不沴而禮定河又芻冊丘而致典矣二百六
十年而興禮樂不爲躁迂也抑孔氏之所嘆吾已
而惜不遇者躬丁之吾知天下之將罷兵也

綠雪樓集叙

沈演

江南數十郡令以神明著前則左司馬楊後則熊
而土人之奇熊異甚甚于楊凡傳記所載發摘隱
伏謬巧奇譎非意所及輒緣飾附麗入之公爲美
談其爲物情傾注如此而公時時言吾雅慕漢吏
破觚斲雕猶先王之遺也入閩乃得覩所爲綠雪
樓集凡八種龍門鼓篋京兆探鈎韓公子發難賈
太傅揮涕劉宗正封事張平子靈憲佐之陶常沈
謝占筒扣鉢陸離光怪不名一家吾總而括之曰

漢語已而曰蓋其氣然嗟乎文學政事兼長聖門
所難于公兩擅是有質焉非可模擬而得也談藝
家宗西京顧文各道其衷所獨喻者光乃輝然而
特見不者組纘湊泊物而不鮮至其氣之深厚淺
薄莫曙所由忽然而成像根乎性命其祿祥以取
之雖已亦不能喻是安可飾耶漢才近古莽莽能
自遂其膽任欲過周其馴弗如經術守師說吏以
法爲師取立斷目無貴倨任子降胡受遺輔政武
夫起廝養便能將數十萬布衣權連郡國一牧羊
豎猶隻千古借箸而談必宣習本末究之如所畫
氣足蓋其才不紆回貳適故履險如夷隨舉一案
便令人色飛魂動且駭且愕後人能窺其影象否
而動稱西京顧其質安在公爲令致精覈顧恒多
暇日不屑屑毛舉摯擊意常主寬和民自不能欺
治盜道不拾遺且及旁郡義興義興民德之願第
擒魁宿餘黨以次縛率先得其主名厚善賊跡悉
悉又善馭豪敢游徼捕輒得不連引一人故屢擒
劇盜而邑常晏然山堡荒僻惕息常若令至然實

坐縣中自如大猾小偷可指數出不意致其豪把其陰重罪令詰盜湖濱自贖湖靖不波所劑調賦後至令他郡邑引領望安得熊使居法著爲令而民庶有鳩乎入司兵垣所條上九邊扼塞險易道里所由若縮地聚米一日萬里不殊几案間談戰守機宜皆洞窾會救弊必削根株柰何責武臣以死而甘其賄請自部科始莫令以環填通和問也唯遼具獨疏中言挑釁輕戰之害後卒如所料云揮射無憚貴介有與援者頗常以禮義薄責令自裁不至絕痛彈事第取顯過右開彰徹者不抉摛苛細所糾半伸半不伸旣以與援免且用爲遼大將竟踉蹌不任歸至是公言愈益驗取公掖草與近時章奏並讀曼然殊異蓋公之言曰告君自有體爲隱爲詛吾不敢觀夫刻轢樹威計數表察與亢厲搏擊爲名皆中有不足而客氣勝也才有餘于事故不盡術氣有餘于才故不究勢中常有尺度規矩以自程斂亦其氣閒靜以取之此固漢人之質也語安得不漢公文枕藉西京一出一入純

用漢法苟非其質誰能飾之吾終以擔任當公西
京名碩間矣

綠雪樓集叙

舒曰敬

文章之道豪傑所以抒寫其神明而國運隨以升
降者也往代不具論明初翊贊堯文鋪張鴻業如
金華吉水諸君子其神采在若含若吐間所留者
大厥後紹明騷雅修復東西京緒言則北地信陽
爲冠冕于時士皆型古太平有象郁郁乎文哉嘉
靖之季濟南吳下領袖諸作者雍容歌詠蔚爲壯
觀卽或體傷摹擬語多沿襲爲近日輕俊所擲掄
要其造境各有專詣視唐宋未造離披衰颯者大

相徑庭故國運亦異唐宋之末造而號稱承平有以也時事至今而棘矣顧主持運化之人深心厚力告符文采庶兆休明吾里中向以此道推熊良孺弟良孺有作不輕示人頃從閩署梓綠雪樓集成始縱觀其大全而舍然喜曰風雅未淪時事猶可爲也集凡八種韻語如樂府五言古派宗三謝歌行銳逸悲壯近體抑才就檢總成雄渾居然開元大曆之音叙銘詳而則美而不溢龍門班祿出沒筆端而衷以我法目論筆談數十則名理奧府干斯乎在籌邊諸疏鑿鑿數千言事核法老酷似營平所摘大帥諸弁積習中外躋之然未見施行一二其它持論皆大體於今日諫議或曰非宜良孺所以外遷也紀遊氣敵山川能約能贍治行諸記則國子之政傳以左氏者也夫爲民興利芟狼莠而良稼是滋寧獨善爲宰宰天下可矣兵家所採僅百餘條而古今名將之權指點片言倍生氣色昔人謂孫武子十三篇文士亦當盡心予于劍草亦云蓋良孺少有異稟骨力堅凝浮視世態而

不浮視文章其於文章浮視迂踈而不浮視經濟
雖蚤貴耽耽向學自天文曆象及形家諸奇書靡
不總制清衷妙有融會故展采錯事與吟詠揮灑
共閱一機真氣磅礴令予能作治平想則良孺之
繫於世者重哉

青玉堂集叙

劉定國

青玉堂者良孺讀書處也良孺弱冠釋褐時余附
籍僅辦科舉之業而止長安中有彙冊索詩者余
往往謝不敏而良孺有索輒應走筆爲聲歌便得
其致已拜夕郎候 命里居復沉酣於古作家而
取材愈宏衷法愈備并肆力爲古文辭如碑志叙
傳疏奏等非先秦西京不道也先刻綠雪樓諸名
手作家皆遜席今刻青玉堂凡三集曰采薇曰采
菽曰芟棠其志其義則各於所命名見之矣夫詩

文自有定評余友舒元直深于是道者也每推服
良孺韻語古宕高華五言間露冲逸而一本于宮
聲文蒼奧是英雄本色而淋漓宛轉曲盡事情則
泥古者斂手焉余從良孺官晉都今良孺以特
召乘傳入對矣適芟棠草方就合前梓而通觀之
竊惟采薇志行役也小雅怨誹不亂詩之盛德也
良孺集并無怨言進乎詩矣芟棠志今昔也勿剪
勿伐吾安知今之有異于古所云聊以良孺之行
卜之也采菽匪紆則良孺自道矣然非天子揆
之寧有今特召乎曰殿天子之邦則良孺勉哉
文余兩人釋褐時闈中所命題以試者也勉哉良
孺行將便殿覲上言天下事當軒軒有凌雲之
氣余于茲集見之矣

華口樓集叙

熊一化

古今名能文章其本於才者天也而性情工力則
衆會以爲用故其人神想精氣落穆澹遠離而合
拒而迎機決響應暢其所欲達而莫知其所以然
謂不本於才不可也然不尚恃才是固處尊遂者
所不能也然在國朝號大家頗多致位通顯其不
試者若盧謝諸子以詩賦知名而無韻之文則杳
拖不自振文長最傑出亦以幽異居勝耳夫攘袂
作者之場舉一議則理亂得失之故該焉是必高

曠代之識達時而周務用能盡世之變以要其極
矯衆情所奔赴而識其歸其有言也往往拂於今
而信於後是豈畸才曲學矜一得以自名者哉說
者又謂才人不歷憂患卽摘藻如春華亦腴腸賦
吻間物耳故三閭昔代王言其文皆軼獨放後騷
賦照映千古不曰雒陽年少昌言漢廷哀湘悼服
何必遽勝於治安私鑄貯積諸議也士不論顯晦
苟惟其才其神想精氣不爲物所敗識潛而學輔
之又豈窮達利鈍所能損益乎哉羣日慢集吾家
大司馬公所著近業也讀其書槩其敷歷而以余
所論說參之則公通籍爲最少繇令而諫議游陟
卿貳不數年以特簡入領中樞極尊遂矣然逆璫
方煽名在謫籍中築室茨草逡巡楚徼者閱歲其
在樞府也屬居園交誼贊密謀以指縱諸將吏計
甫定而齒牙爲猾竟未獲受其成而去俯仰十餘
年間升沉倚伏亦不勝易慮矣公處之凝然嗜古
績文夷險莫能亂其性情工力若益堅忍刻厲以
克副其才今誦其詩雖羽書狎至而嘯咏不減時

有感憤必形之詩故其體備其情微其語則傲宕而悲壯會應格致諸篇明道術窮蕃變於天人分際靡不殫究而所議經國大計則理亂得失之故章焉序記諸作精博閎辯兩京以下不足述也拂於今而信於後是書之必傳奚惑哉乃余所効於公則有進焉文章經世大業而用世者或薄而不爲非其才有所不能兼則其時有所不暇至孫於功而求工於言非世道之幸也試觀風雅工於變而祖禰八家者崛起中唐迨宋之季柄奪於楚州而投戈武林降伏其嘍喑叱咤以爲婉靡俳調是經世大業用與時違者或寓焉以爲耗雄心娛暇日之具也又豈士大夫所宜侈言哉

英石館集敘

熊化

蓋嘗謂名時之文非傳世之文也剽新異以放驚
于作者之場卽舉義深眇而傷于幽及其病毗陰
下者眇啜窒棘欺人以不可譯彼輕捷少年驚所
創獲而豕零爲帝矣夫天人之統宗先王之法志
與一代之經政善學者根極以盡其變詳說以衷
其同然言之而未必行行之而未及效枝葉所庇
徵于易世是豈嚮利一時者所得窺其涯涘哉詩
道至今日則益難言之矣安鑿垣墻風格愈下始

欲矯肥濃以清異而儉薄承之頽然不返可不遵
師之過耶吾家大司馬壇石公固拔車山淵之手
也用其餘力于經國之業以拯淪而起墜予願操
楫纒以從焉先是所著有華日棹集予辱乘青茲
復得其英石館集讀之調風其所作近詩也樂府
力追晉魏以上誦之則几席之間金石鏗然五七
言古歌行近體質之漢唐鉅手書傳班張勅齊權
勁燕許曲江金華之製典聖在焉油雲則論著稽
據之文也鎔裁貫穿博該浩邈挹河取燧又惡得
而窮其際哉及讀其向日草則以名世之業託之
傳世之文而予益廢然自失矣 國朝典故在
神廟以後爲詳沿革褒譏足發吾學憲章之覆而
雄贍瑰竒直欲均茵左馬 廟謨邊畧及水旱盜
賊之警凡公所預籌靡弗弋獲惜其言之而未盡
行行之而未及效令人低徊惋惻而惜不知其故
也或謂昔人職典樞機密察大政然必移疾引避
者固非耶是又不然夫寬深自護以間執讒慝之
口此善居功名者之所爲也然豈明主所望于盡

臣者哉比肩事主而恩禮獨至在庶正無敢望焉
贊决雍容則油然股肱心膂之寄也朝元首而野
同國人乃心王室者所宜出乎故富文忠致政歸
洛而于朝廷利害知無不言彼實懷國士之報而
激于無所逃之義也公自 哲皇帝朝以事 今
上亦倏蹶倏振矣夷磧遞歷而風規凝然故當牢
石相倚則危而為皇甫規迨甘陵狎勝則孫而為
申屠蟠履虎尾蒙蜂螫弗暇計也卒之脫迹迷陽
身名俱泰雖天若憇遺然非 明天子在上胡以

有今日哉故以其言之未盡行行之未及效者信
之于今而徵之于後他日或有若高平之表章賈
董而 廟社式馮焉是固公之隱忠也大臣退不
忘君自昔忠愛者皆然而公則深遠矣

文直行書初刻通事

孔子之言曰文不在茲乎孟子之言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先君子每舉以教小子既諸來學云先君子之論定也諸學者曰維文維直維君子舉之我儀圖之曾維君子克舉之于是不能援官階請禮官之議而沿儒者私謚之制諸學者亦猶行古之道也文直之文匪特筆墨之文乃筆墨之文亦久播天地間然比遭荆棘版頗散軼而小子蓼集又曷克購遺冊博梓之諸學者曰待

博梓而學者無所師案也曷若約而先行之人
拭涕拜教曰嗚呼道之將行也歟文斯行也夫豈
不有命哉讀臯陶允命文命在宥勿間矣孔子集
大成然而其爲相也魯也孟子之爲卿也客也時
爲之乎命爲之乎董廣川韓昌黎生漢唐盛衰倚
伏之間身在顯晦之際厥文猶能定命然廣川具
以春秋經世若兼綜詩書實賴龍門良史才揭古
先帝王師相之道俾後學覽觀興起厥功偉歟扶
風以降沿龍門而氣漸遜至昌黎立意不沿乃筆
墨之外神者來之斯後世所繇首推大家哉大家
不沿史漢之交亦不至于史漢其詩不沿典屬拾
遺亦不至于典屬拾遺然稱爲大家者諸體具備
無纖媚粗僻之氣以入之也明興潛溪循用萬繩
西澁奮勢開拓至空同似與昌黎爭烈先文直每
舉五大家則首空同而次滄溟弇園太霞太泌云
然滄溟未見其止太泌多乎則大復升庵南溟
海若四文人猶然旗鼓相當文直之言蓋猶推功
守噐哉文直之于弇園也蓋密得萇樂之傳而于

太霞也復深襄琴之寤故詩文備諸體與空同且
黎同規模然空同之文不盡矯趙宋昌黎之詩不
盡符盛唐文直則曰姑舍是是又氣力之完厚以
取之也文直仕萬曆盛時以彊項令徵入諫垣忤
戚揆左遷閩臬天啓初保釐東郊忤璫荷戈五溪
吏治風節爛焉不董以沿槩顯而綠雪采薇諸稿
久已流播屆崇禎嗣服兩踐中樞當大任獨以清
德膺睿鑒而密勿敷奏或用或尼夫豈不有命哉
迨末年以中樞再釐東郊江波莫沸行召公矣尼

者益堅卽臨軒面折不能奪嗚呼此又豈特闕于
一方之命哉文直旣任國家事服官克艱雖難進
易退里居時多嘗杜門自晦不欲如弁園盛賓客
標榜時英也以故文不盡刻刻不盡傳然采菽芟
棠二草以後在朝復有中樞南樞諸集在野復有
華川英石攝華延喜諸集亦已傳之其人矣連年
寇徵去珠頗歸副本旣少無以應學者之求敬約
而編之爲三十卷題曰行書猶之寸晷而可定分
至也夫文直書藏名山凡二百四十餘萬言今刻

以行者不及十分之二小子其曷辭于析薪弗荷哉蓋文直嘗言藏之時義矣退藏于密大易之經訓也二五精氣太用則竭內美修能太用則折故公守嚴一介而不以廉劇繩削人推賢薦士唯恐人知霆擊奸宄亦不深文傳重比生平宥小過以全仕類歷官雪冤獄最多不錄爰書恐章前讞者失此物此志也抑萬曆以來所重在清議矣而其後以分別之過激爲朋黨天啓以來所重在封疆矣而其後以朋黨之構貽禍封疆先文直在掖迨不刻礪以隨門戶在卿列不苟同以乖廟筭故薦有削牘諫有焚草雖密勿得意之籌如履樞時榆關以西潼關以東絕無赤羽之馳而招練撫慰輒見成効亦未嘗伐一時事以自明公之得力于善藏者又豈書所勝哉而行道之志與列星昭回天地間者又豈書之行所能慰哉

順治庚子夏四月吉旦

不肖男人霖拜手敬述

文直行書凡例十六則

一先文直公論詩最重辨體不惟律詩字句不可入古詩即唐古亦不可入選古選古之與樂府亦各有門逕也是編前後以分體為次而一體中則以原刻先後序之略仿詩紀之次

一先公論文最貴深重典雅六經為經周漢為緯彞園多多逗入魏晉矣公雜文間有用魏晉六朝體者嗣當別為一編與新語文粹並

傳也

一記有數體金石之文班氏燕然爲冠志事志地河渠封禪其則不遠紀行紀山水則穆傳山海經盛姬錄貨殖傳薺薺之音猶可步獨園亭讌會托始南皮金谷蘭亭華林自不知漢大矣先公稽制考工取情漆園則又避秦人之不知有漢也洞天別關後學石師

一書叙之體以孔安國尚書叙爲正杜預左傳序郭璞山海經序亦未可以魏晉減價也劉

向較書諸作簡質明顯其原出于毛詩小叙若太史公自叙則述傳以兼述書變體之正乎昔日卧樓獨宗斯說諸叙具在允矣是程一賀叙祝叙施之屏幃卷冊寵光一時景輝千古必推忠臣孝子之思會切倫脊關係德名頌不廢規小可喻大固無取於祝史之諛也先公晚作引經斷史特深扶世之心茲刻叙從類分侃侃閤閤音容宛見

一論議之體始于賈之過秦桓之鹽鐵晁之兵

事班之王命文質燦然尚矣其後韓柳歐蘇
則本莊韓國策爲之厥體克盡其變未可以
時代降觀也茲刻諸論諸議諸策乃場屋應
制體及課兒孫應制者緣幅爲經用資後學
一章奏本于董子天人賈生治安趙充國陳湯
諸兵事對揚之體勿俚勿疎先公掖草久已
傳誦及中樞南樞題覆例取司稿裁之勿多
勿文未可用古文治書也若夫籌兵大計多
從造膝敷陳或密疏御封下部原禁抄傳每
多焚草至今卽有効勝籌何敢伐一時借箸
况旁掣中易以致忠猷未竟公且于甲申之
春慟哭而與召對錄俱焚告天關矣逾六年
而碧已化越千載而鐵誰函後學締考其時
或彷彿若將見之耶

一先公少與梁溪潯上關中吉州諸君子游講
道談心深契居仁集義之旨當身當官時時
體驗晚而益然達天獨不肯開講受徒恐啓
標榜附會之門故論學之言僅存箴訓而孔

孟正脉則曰授庭聞者人霖其述於四書釋
中

一先公究心經學晚而著五經說約不以傳折
經而以經考傳盡刪聚訟獨闡聖真向刻攝
萃集中嗣當專版箋行不以作文字觀也

一先公究心史學披閱二十一史苦其大謾欲
約之以便後學史記先成附之評斷大指以
正直忠厚爲指歸史遷言老氏之學出于史
官公深得是意按垣論古名將則有劍草嗣

當併刻專行

一先公憲章有志稽核勤勤復好問四方先達
綜實每出世本之外所著名臣傳約及向日
草諸志皆有明事也他集亦有志記涉時事
者嗣當併入刻行

一物理之學宋儒意測實未細推先公壯時著
則草矣晚較崇禎曆書復與西士辨復乃更
悟西士所未了蓋西學以象數推而玄象之
成在二氣五行之先則有非二五之象可推

者如金水雖有二動只共一天宗動左旋之外必有不旋之天冬夏二至一定而黃道斜絡赤道多少差各八度則分移而至不移皆意表象先神解玄炤舊有格致草書林坊間已翻茲不複載

一先公論詩尊體不肯一語涉晚唐乃中晚佳句每有節取則暇時游戲翰墨有五七言迴文五七言集唐五七言緯唐各草中合之亦機盈尺矣嗣當別梓庶幾各得其所

一先公難進易退家食時多不治田產不好聲伎惟少與董太史陳安吉游嗜古之趣頗深至于所見法書名畫怪石古彙竒樹佳卉雖力不能入諸已而貨不妨藏諸人或席間索題或暇日追憶詩讚詮評每以一字千金不負神駿此文難盡以漢唐約法施者別刪一編用資鑒賞

一列傳行狀礦志墓表皆史之遺也名公巨卿蟻慕易來幕客分類襲積遂乖古風公獨喜

文直行書
于鱗以少勝多而公體專識大論更考時傳
之可備倬史之教至賞見乎此誠恐罰形乎
彼故當年所見之詞本恣于多微而今日所
聞之文尤寧于多闕

一先公事功在令吳西臬閩中臺操江者頗見
諸文而甘棠之平反不鑄慕耳鳴也金城之
方略不圖師大樹也屈軼之指佞多焚懼錮
人也故集中可考之事功猶非其大者而嘉
謨成績更似房杜無可紀之烈矣若夫生平
止尼任運毀謗不辯皆先公之素心遜世無
悔而小子今日紹庭敢忘思成于形聲之表
乎年譜藏家其大指亦若此

辛卯夏五不肖男人霖拜稽敬識于瑞雲嶺永
思山莊

文直行書

前四

文直行書詩次

卷之一

樂府

卷之二

三言古

四言古

卷之三

五言古選體

附緯騷

文直行書

詩次一

前四

卷之四

五言古唐體

卷之五

七言古

卷之六

五言律

卷之七

五言排律

卷之八

五言絕句

卷之九

六言律

六言絕句

卷之十

七言律一

卷之十一

七言律二

卷之十二

七言排律

卷之十三

七言絕句

附錄

各體補遺

文市行書文目

卷之一

紀事碑

長興縣建倉總兌碑

長興縣溝洫橋梁碑

南京伏虎山營碑

南京石城營碑

長興縣雜役田碑

進賢縣漕倉定兌碑

平溪衛建置守備公署碑

重脩南京刑部碑

重脩江西仁政祠碑

福寧州重脩城碑

福寧州新建龍光寶塔碑

福寧州革坊里營衛供應碑

解撫臺惠商去思碑

沈黎軍定海新署落成碑

解中丞德政碑

解石帆中丞護持澹臺祠碑

北山津梁道路碑

長興縣周貞女祠碑

鐵柱宮勅書亭碑

南京刑部題名碑

江西會城廣潤門碑

進賢縣建文明門碑

楊子洲龍華寧塔碑

鞋山建塔始事碑

文正行書
前四
鞋山建塔成事碑

南京重展標營碑

卷之二

紀事記

華日樓記

南京諸營記

南昌府復澹臺祠記

箬溪書院記

北山鼎新宗祠記

開濬東湖記

長興縣新節庵記

長興縣遷漏澤園記

楊里重修太公廟記

胡松庵先生祠堂記

平溪衛重修漢壽亭侯廟記

北山表勝記

世阡記

東臯廬園記

觀園記

逍遙閣記

鴻雪館記

東山草堂記

棗軒記

蕭園記

卷之三

書叙

五經說約叙

徐巨源四經箋叙

史記說約叙

袁了凡綱鑑補叙

沈明澹管子抄叙

明名臣傳約叙

平溪志要叙

學古適用編叙

宋宗子古子文兩先生遺稿叙

初唐七言律詩叙

卷之四

集叙

西域天官書叙

黃貞父先生寓林集叙

熊仲龍靜儉堂集叙

傅元甫閣老寶綸樓集叙

崔徵仲問月樓集叙

沈何山真隱軒詩集叙

戚侍御雪崖遺稿叙

吳潯上四畱堂詩集叙

禹卿詩集叙

歐太守尊拙齋詩集叙

萬載常使君詩叙

林孔晉詩叙

許子遜叢青軒詩集叙

盧鉉卿浴碧堂文集叙

朱司成存稿序

王修之使君諸刻叙

徐鍾陵玉梅館錄叙

方侍御寧澹語錄叙

湯質齋文集叙

卷之五

譜叙

關南楊氏譜叙

王氏譜叙

萬氏譜叙

張氏譜叙

家譜叙

雜刻叙

七克引

地里人天眼目引

江西武舉錄序

觀風錄序

章魯齋諫議疏草序

姚祭軍惠聲序

張元戎永思錄序

陳使君明畏錄序

祝延編引

卷之六

自叙

中樞集略叙

攝萃軒集叙

南樞集略叙

延喜堂集叙

采薇草文叙

采薇詩叙

采菽草叙

菱棠草叙

言意草叙

會應草叙

格致草叙

調風草叙

油雲草叙

向日草叙

鷺草小叙

鶴草小叙

素草小叙

琴草小叙

掖草小叙

臺草小叙

倭草小叙

劍草小叙

則草小叙

卷之七

賀叙

虔臺王儉華平寇叙賚叙

沈日倪縣侯入覲叙

張鍾山僉憲入賀叙

沈日倪縣侯考績叙

新建邑侯吳毅銘擢戶部叙

潘昭度巡撫南贛叙

司李胡慎三考績叙

撫臺解石帆南樞榮行叙

清江令秦若水奏績叙

司李胡慎三行取考選叙

南昌令沈方平考績叙

新建令郝綱卿考績叙

張坤安擢撫浙叙

贈秦心卿山人叙

附

卷之八

壽叙

壽撫臺石帆解公叙

癸酉

徐鍾陵刺史八十叙

喻封君寧宇七十叙

喻封君朱孺人雙壽暨次公達叔高第叙

信卿李公八十叙

虔臺劉警圓壽叙

成慈予相公六十叙

虔臺陸衷虛壽叙

直指王新寰壽叙

撫臺石帆解公壽叙 甲戌

楊遽初方伯七十叙

左司寇章仲山六十叙

吳比部潯上八十叙

錢武山太守壽叙

宜春管理晴所壽叙

汪用晦六十叙

劉大司空江餘黃夫人偕壽叙

李母徐太孺人七十叙

魏太安人七十叙

涂母史太安人六十叙

朱母萬太君六十叙

萬母秦太孺人六十叙

黃母李太孺人七十叙

游子六母五十叙

卷之九

章奏

東魯南黔急圖奠安疏

軍政大典已竣疏

皇儲講期疏

勲臣怙勢疏

災異陳言疏

蚤俞覆劾府衛疏

封使奉命疏

乞宥表忠之臣疏

庶宗養盜疏

亂黨收案疏

地震亘江南北疏

申飭臺綱疏

權璫罪狀已著疏

江南省直情形疏

南樞屬員需才疏

卷之十

論

君子有絜矩之道

馬援奉書入見

孔明長嘯日比管樂

人主以天下為度

王者以天下為家

卷之十一

議

河漕議

馬政議

曆法議

理學議

屯田議

治道議

卷之十二

譜策

譜述往事
策借今籌

用人

理財

漕運

造士

欽天

制兵

弭盜

明刑

治河

卷之十三

傳

朱貢公傳

劉清惠公傳

三宗袞傳

島民傳

卷之十四

行狀

中憲大夫曾公崇墅行略

贈君右源公行略

太孺人王行略

誌銘墓表

勅封行人涂公一亭誌

奉直大夫南雄太守丞敬字陳公誌

福建叅政茲勉吳公暨配楊宜人誌

陝西行太僕卿帶川熊公表

北山熊祖太二公太三公太四公表

登仕郎夏太公子繡暨元配王孺人表

表竹林祖瑩始末

卷之十五

紀行

桐封記

采薇記

杖杜記

采菽記

菱棠記

說棠記

秋槎記

卷之十六

紀游

登匡廬山記

武夷山游記

文正行書
登支提山記

登泰姥山記

西山遊記

浮淥記

浮湘記

登衡山記

桃花源遊記

白水洞記

百洞遊記

金陵四十景記

平溪覽勝劄記

游劄

江城覽勝記

卷之十七

雜著

地形家辨論

盜賊課

平溪志要總論

射鶚說

紀異

讀亳州守葉公定變錄

囉訥茶疏

若下酒疏

廣潤門外修街疏

建隆沙營房疏

重修玉隆宮募緣疏

菩提寺修路募緣疏

募勸施米糜疏

誑警

目論

筆談

文直先生傳

辛卯夏五官保熊公壇石既葬矣學者私謚之曰
文直先生文之在謚法也異美而同辭若公之經
綸學問其最優者乎直則謚法未之前聞也蓋公
之謚宜在仲淹子瞻之間而私謚宜別于博士之
議且以公之官階品望宜有傳者也國史之例立
小傳于具官書卒之下公之卒也于何錄乎余弱
冠以先諫議之命父事先生岿岿守一經雖中壘
之心未違而虎觀之席未與然馬齒日增亦及于

鄉社之悖史矣今有鄉先生沒可祭于社敢不濡
簡識之乎公系出熊繹在周受封江漢唐末叨公
伯嗣延福姓著南昌數傳本公是居竹林厥孫開
公肇遷進賢爲北山一世祖十三世爲瓚公瓚公
生資政富公富公生資政儒公世有隱德贈君及
王夫人年皆四十六乃生公蓋萬曆七年己卯歲
也乙酉公方七歲而贈君卒公哭踊哀甚丙戌公
從仲兄茂才遠受毛氏詩乙未受知于邑宰遂安
毛公已入邑宰丙申娶南昌朱掾衡廬長女庚子
鄉舉冠本房辛丑賜進士第觀吏部政出入視日
太宰孫公噐之十二月授浙江長興知縣選擇而
使也壬寅之任奉王太君往公在浙清謹省訟興
學修城建梁䟽洫置役田建兌倉雪盆獄士民甚
戴之而掃清太湖羣盜稱山君者尤爲三吳所稱
大約公廉易以經術傳吏治與人無城府其待豪
猾間以精察駕馭之方傳之亦不引繩批根也戊
申行取便道過里值里中大饑公建議請賑濟調
兌已酉奉王太君北上庚戌擬授兵科給事中是

年江右多賢爭欲得科公引避郊寺故主爵益賢
之冬十月丁王太君艱哀毀奉柩歸癸丑服除北
上是時 神宗靜攝而魁柄獨搯乃朝士微亦部
分南北公中立無所倚然作令吳西雅與顧忠文
高忠憲及劉念臺朱平涵丁慎所游至于綱常國
本未嘗不動色言之也以是頗爲忌者側目是歲
江右饑公建議改折二糧乙卯特旨實授掌兵科
以軍政察武職也公授事備陳疆事大約以核市
賞斥債帥重堵截抑揚巢實武備爲首務而于明

作濠教魁郵賑荒遠奸獎諫發言之至切及軍政
拾遺疏上劾掌府成國西司錦衣墨不任且比于
揆與晚也晚故以言國本忘公及公握垣篆間托
人爲府衛比已者游說公竟無所動而揆方附晚
爲輿議以此嘲公甚而擬府衛旨輒破例特留公
屢疏齒馬以去就爭丙辰四月會有榮府桐封之
後公遂請行曰臣可謂不苟去矣亦可以不苟來
矣丁巳內計左遷福寧僉臬時揆之門修隙也已
未之聞臬任正巳飭下落落不隨臺使指十月遂

如州修城築臺葺坊里供應練營衛兵清羣盜候
風潮爲剽掠者輿議補海道臺使弗善也及秦昌
嗣服衆正昌言臺使被齧移疾建南藩臬避嫌無
肯攝建南道者交讓公徃凡一月報陞寧夏叅議
垂橐歸里辛酉臺省交薦內擢尚寶少卿是時福
唐爲首輔吉水景陵渭南高邑富順爲九卿皆資
公清議值新進諸名流頗挑吉水富順間公力調
之而湘潭初與東林譽公力贊福唐渙羣君子之
道是以日長也冬十月移南僉院督操癸亥公至
南都選練蒼頭軍增練奇兵三月舉南察南宰粵
東何君總憲洛水王君與公同事值任子范郎私
單欲處王李二豸豸故風節士也又有豫教 皇
孫䟽公持不可遂得保全而所斥亦多從輕恕不
欲以黨目累人九月指授標將擒叛宗睿熾南都
寧謐甲子建伏虎山營上申飭臺綱䟽公署臺久
臺䟽多指佞而湘潭嚮用楚材彙征楊公漣遂力
攻魏璫䟽上得嚴旨公又偕叅贊陳公力救之時
餘不之門遂有贊公者璫矯旨罷職公留俸贖于

京兆庫置賑田扁舟歸九月給事某復迎璫意列
公營石城糜費已而楊公逮比司煨煉公與高邑
爲黨璫矯旨行撫按對簿十月郵道蔣某將入嵩
祝欲以公爲贊公對詞不少挫而巡撫郭公號爲
寬平予輕比璫矯旨戍楚衛之平溪地實黔也吳
祖洲錦衣曰方比司煨煉楊公時汪文言獨口供
公黨楊左蓋公會致書二公言小人不可作緣願
盡屏子公曹丘輩故文言邨之公羣而不黨如此
丙寅公如謫所肆力詩文德感蠻峒丁卯歲烈

皇踐祚拜詔歸里己復官誥戊辰起家擢少司馬
十月履任攝部務每九卿會議倚公指畫皆有當
于大體已已薛某爲南臺所糾辨䟽侵公 上責
其撓察尋罷之而慰留公公先後所推轂如李守
琦胡從儀黃惟正吳襄祖大壽祖大弼楊麒滿桂
等皆不通賂遺佐樞時會故大司馬新城王公召
入欵插時議或非之公曰魏絳不歌鐘賜乎護王
公欵成西北邊邊門晏閉輿論推公少宰公復避
權遂量移南大司寇多所平反而禁諸司擅勾捕

南中安之辛未夏 上特遣使者亟召公對平臺
卽日拜兵部尚書所持大計在罷淩河之築酌島
兵之糜九邊則選驍騎以握機西南則慎開釁以
養銳每怵惕于古人並和非利之戒而三服孔明
氏粗安之言且曰封貢款帀成祖以來訐謨也其
于撫遼人尤綖綖曰此曹皆祖父兄弟塗膏原野
以爲朝廷扞圉之遺也忍疑之乎嘗中夜叩關保
是城數百萬生靈而時論多疑遼人又以南宋爲
懲至雲撫沈君便宜行弦高之策關門祖帥感誼
弭東牟之憂公之功遂莫敢自明而人亦莫爲入
明矣壬申秋公解組歸 上威嚴前後中樞多得
竒禍不良死獨公以清執蒙 上鑒雖解組上常
思之里居十年壬午夏 上特勅起公叅贊留務
公素得南中心一見咸喜而募練戲下士冠軍癸
未楚帥問荆藩失也欲以勤王爲功浮船將抵皖
中建業大驚衆議或主剿或主矯發粵餉公檄之
曰餉當爲將軍請給失藩之咎吾當爲將軍請原
澠池奮翼是所期也若下鳩茲一步驚弓劍尚得

爲純臣哉公旣內周備守而江南北大帥多公封
租趨衛陵京楚帥亦服公誼遂斬江上之假名號
爲捨攘者遣部將入謝故列郡聞警登陴留都緩
帶如故時論服公鎮定乃關說未遂者啣公造蜚
語達比都時言路有指公髦不任者部議改司空
上召問誠意伯誠意伯具誦公所以 上嘆曰叅
贊真清執旣于物情不調且令解任吾行召用之
耳公旣歸自幸得遂休退而尤眷戀闕廷恒哽咽
曰門戶爭官不休以危疆爲阱人之地腐儒讀史

無識以弱柔爲羨懲之吹不知 祖宗朝用人之
良法防過之深計刻核自固大策必誤矣已而闖
寇渡河流涕曰大策果誤矣忍言哉甲申三月之
報至公痛哭不食食已強食食江左之時尚有老
成人特薦公可當王謝而中貴阻之公里居益著
書是時年已六十有六矣然愛君憂國恒夢寐若
對揚者而讒慝間廢未與樞機之謀採山吟澤展
轉流離至戊子從書林歸己丑二月得疾避囂隱
居梅潭坐卧小樓日食漸減至六月啜粥日益減

以初九日日中端坐而卒嗚呼若公者可謂得正而終矣年七十有一遺命塋帳幙之嶺不設翁仲後貌墓前樹四尺之石表曰瑞雲窩公壯年所自題菟裘也先君子後公十年令東吳後公十三年爲諫議恒兄事公而守其教崔魏之毒又同嬰之及崇禎初諸賢治瑞案公每謂先君子曰泰卦內君子其下小人也外之而已豈可苛及以錮人盛世乎大都公與清流善而不立黨趨人之急而不居其功辭受卮與一介不苟雅不以廉自矜在朝在野任事無所顧忌故自令吳再最績之後若官率未三年淹不惟進退不累其心也方其觸璫而荷戈炎荒執義而奠維豐鎬固已生死不動于心矣公深于性命之理而不欲立講學名于詩文稱大家而立言務有補于世道恒曰堯舜曰申孔子曰仁時而已矣又曰孟子集義二字最當體踐所著有綠雪青玉華日攝華中樞南樞英石延喜八集行于世公子伯甘旣塋公從考亭義例自爲之碑而系之銘曰天作壇石降神生公表世系學孝

友淵文登明出經西吳肇莫直哉司直臬哉司臬
月卿於爍僕臣正哉江表靖哉烏臺貊貊觸俊孫
霄錫環貳樞風行瀚漠江國芾棠邦正握機靖共
有恪彤弓昭兮十年林臯留守宣擢江漢歌三原
廟鍾簏依其拊搏袞衣胡歸 帝行召公諭訛孔
椽皇天曷問枉折維傾疇毗式廓考亭之塾梅福
之潭負謠負琴於戲我公循仁集義維岱維霍歸
藏瑞雲神升帝庭浩然磅礴余里居得哭公之喪
又得白衣冠以奠會葬知公之始終時正矣嗚呼

余何能傳公哉又何能不傳公哉史遷于蕭曹衛
霍歷牒功最而已至于伯夷屈原則低回嘆息畧
記事而重關幽亦以爲人生之大節存焉耳然史
遷傳古此乃傳今定哀之際其辭微則公之功最
有所不盡詳而大節尤有所不盡表矣嗚呼余何
能傳公哉說者曰公考終粉社于首陽泪羅豈其
班乎夫昌國罷將大星不隕于營中畫邑無搜列
宿自歸于天上綱目有特書焉管寧卒于魏夫固
深予之也嗚呼余又何能不傳公哉後有君子讀

是傳論其時覽觀遺跡詢之風謠尚知有明有完
人如我公者世寔厄之天寔成之其低回嘆息能
已已哉

贊曰在易坤之九二曰直方大尚書禹載昌言曰
其弼直然則直固臣道之盛哉孔子言人之生也
直孟子言集義在直養而詩咏邦之司直舍命不
渝則儒者之學盡性配命求之于直無餘矣余事
文直先生也又跡其言行出處始終之際信矣哉
順治壬辰三月通家子章士鴻拜手撰

